

參賽類別	☒ 小說組 ☐ 散文組 ☐ 新詩組 ☐ 台語散文組
作品名稱	浮生如歌

序章

西元 2000 年，香港。

又一如往常地下起雨了，絲絲惱人。

我躺在貴妃椅上，手裡還是拿著那件大紅的秀禾服，我已經太累了，沒有力氣了，秀嫂走了，姑姑一家的孫子偶爾還會來看我，但沒有人再提起，叫我再找個伴，平安帶他們的孫子來吃飯。

我跟平安說：「你們再不多來走動走動，興許哪天我走了，你該到哪尋娘去？」

平安有點無奈，我看的出來，許是怨我沒給過他一個父親。

仲璟，我只怨當初沒能死活拉著你一起上船，你只願做時代的英雄，你離開，我只能用漫漫時光去等待，我只願時間走得很慢很慢，讓我在清冷的殘燭中能憶起你年少的模樣。

平安說：「娘，我們會常來看你。」他許是看我時日不長，不再和我置氣罷了，我只求他：「以後，我們孫家的孩子，不必大富大貴，但必須做個有用的人，就和你父親一樣。」他默默點了頭，他也知道我心裡難受。

仲璟，我太累了，成為一個英雄是我給你最大的體面。

初春的香港，終究不敵你我在初春的蘇堤，你那時真有趣，誰和女孩子約會還穿軍衣，腰間還配把槍呢？我想逗逗你，猝不及防在你的臉頰上親了一口，你臉紅得像顆西紅柿，大氣喘都不想喘一口，那時我就想，我一定要你成為我的丈夫。

楊柳絲絲，我還記得你我共同在西湖上泛著小船，你眉宇間透著股英氣，你說：「我是一個軍人，必會護妳一生周全。」我知道你心懷天下，而我，僅心繫於你。

浮生如歌，我曾體會花腔的戲劇張揚，也有輕撫古琴的黯然神傷，仲璟，梨園要關了，我們也該回家了。

但願來世，你不再穿上那沉重的軍裝。

我只願你一生平安，而我會在這下著細雨的清晨，打一把傘，緩緩向你走去。

1.

夏荷初殘，秋風起

「晚棠呀，妳收拾一下，明日隨爹爹到東浦公館作客。」

爹爹將我的名字命作晚棠，據說是母親生我的晚上，雨下了一夜，整個花園只剩海棠花仍開著，其他花種早就殘落不堪，可能是想討個象徵，便將我取作晚棠，可沒想到，海棠花的花語，早就用一句話，概括了我的一生。

九月的上海，仍舊是那副繁華模樣：太過熱鬧，太過正常，正常的令人心慌。

清廷倒台後，只要手裡有權力的國家，人人都爭著上海灘這塊，卻沒人敢越過那條線，各方勢力在角逐利益，卻達到一種奇異的平衡，而操縱這一切的背後，便是我們這次的目的地——東浦公館。

仲璟，第一次遇見你，你剛及弱冠，而我年方二八，你和一群士兵剛從訓練場操練回來，你理著三分寸頭，穿著和他們一樣的軍服，卻和他們都不一樣，不是因為你是東浦少帥，也不是因為你是孫理的兒子，而是因你選擇將自己身陷在這動盪時代的暴風中心，甚至比你父親走得更舉步維艱，你上新式學堂，和洋人學槍法，和英國人、德國人做買賣，你要抵抗那些看輕你年紀的目光，導正家裡那些同父異母、整天只想靠著老本玩樂的弟弟們。上海的流言傳得比哪裡都快，連未出閣的我都知道你的不容易，但你背打得很直，外人眼裡的困難重重對你來說不足以成為退卻的理由，而你彷彿眼底有光，我循著光，看見了漫天星河。

人生恰如初相見，我仍記得彼時的你剛從操練場回來，先是回後院梳洗一番，才到前廳。只見欲走進前廳的你，髮梢上還帶著朦朧的水氣，被秋日的微風輕輕一吹，倒有些歲月靜好的感覺，沐浴後的你沒有平日睥睨天下的清冷，濕潤的雙眼裡有著幾分的煙火氣，彷彿六月的煙花都在你眼底綻放。精緻的鼻梁不輸洋人的挺拔，人們總說薄唇的人性子涼，但你的唇角微微一勾，嘴角兩旁的淺淺梨渦若隱若現，似是剛出爐的棉花糖，明知很甜很軟，卻又怕太燙，所以不敢靠近。

我曩昔從未見過你，但人人皆知黃浦江的命運掌握在孫仲璟的手裡，我也曾想過你必是個陰沉心狠之人，但此次一見，卻又和傳聞不太相同。

沐浴後從後院走出的你，反而讓空氣中多了一絲清新的氣息，褪去了在商場運籌帷幄的老練，在軍營裡殺伐果決的心狠，沒人記得你只不過是個二十歲的大男孩，世人皆知東浦少帥是個心機深沉的狠角色，但此時的你穿著剪裁合宜的西服，白色的襯衣微微勾勒出寬闊的肩膀，棉織筆挺的筒褲配上灣鱷鱷魚皮腰帶，你踏著一塵不染的皮鞋從院子裡不疾不徐地走進門，一旁盡是眾人帶著討好、小心翼翼地問安，而你只是微微領首，那是刻在骨子裡的貴氣使然，此時，輕輕吹起的風和漫天的杏花錯落在你身旁。

儘管身邊喧囂吵雜，但一時之間，我忘了言語，只聽見自己心臟「撲通、撲通」的聲音……。

午時用飯並無觥籌交錯的盛宴，卻是火候恰到好處的本幫菜，我們上海人吃飯愛配黃酒，但黃酒太烈，我總不喜，也許是發現我從未動杯，你默默撤了我案前的黃酒，要人重新沖一壺普洱上桌，「姑娘家別喝太烈的酒，前些日子剛得到上好的普洱餅，不如許姑娘替我試試？」耳邊是你溫潤的聲音，輕巧的幾句話，四兩撥千金，掩蓋了我沒碰杯的尷尬，爹爹讓我和你挨著坐，意欲明顯，卻無人願捅破，我知此次來孫府之行目的是訂下兩家婚

事，我爹爹需要官家人脈確保海外貿易的順利，而各地軍閥擁兵自重，需要資本買軍火糧餉，在上海，商人是最穩定的金援來源。

門當戶對，四個字，就足以決定我的一生。

新時代運動、解放纏足、自由戀愛，仍無法彌平兩千多年門當戶對的概念，魯迅再娶了他的學生許廣平，徐志摩和陸小曼結為夫婦，他們崇尚自由，而我有自己的路要走。延續兩個家族的繁榮強盛、穩固整個上海的安定，我和他，許晚棠和孫仲璟，兩個可能會被歷史輕描淡寫，甚至閉口不提的名字，背負著各自的責任，命運將兩個「不得不」的人兜扯成圈，而我不知自己的未來又該走向在那裡，我解開了惱人的纏足布，卻解不開面對虛無未知的明天，心中那份說不清道不明的沉重。

飯後，你約我到南京東路走走，沒有大人，也沒有家僕，你整個人顯得放鬆許多，你突然展顏笑道：「許姑娘，我們交個朋友吧！」這時，我才發現，你笑起來眼睛會像月兒彎彎，露出潔白整齊的牙齒，你笑起來真好看，像初春綻放的鮮花，我不知道用花形容一個男人恰不恰當，但我當時竟莫名覺得你笑起來就如花仙子似的。

「你笑起來真好看，你應該常常笑的！」我鼓起勇氣稱讚了你，興許是沒有人敢當著面誇你好看，你的面頰兩旁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泛起了紅暈，你撓了撓後腦杓說：「光有好看的皮囊是沒法承擔大任的。」

「那從今天起我們是朋友了吧？」

「嗯，我們是朋友了。」

「我覺得你跟我很像。」我們兩個不約而同地說出口，又在望向彼此眼睛的時候相視而笑，我想，在我們的靈魂深處被神放置了相同的碎片，你是東浦少帥，我是上海商會會長之女，我們從小就被教導該扛起怎樣的責任，我們渴望有朋友，卻又害怕別人帶有目的的接近，我們也曾渴望自由，但在頭上那頂王冠加冕之下，稀鬆平常的自由都會被詬病為自私。

秋風正涼，我們兩個在南京東路上笑的沒心沒肺，一旁是繁華喧囂的十里洋場，我卻褪下了平時待人的小心翼翼，總感覺在你面前不需要這般，哪怕我們僅是第一次見面，我卻在你身上看見另一個自己，看見那顆必須保持孤傲卻又期盼產生聯繫的心靈。你彷彿心有所感，突然定下腳步看著我，我這才發現你燦若星河的眼眸裡仍帶著尚未轉換的稚氣，二十歲，一個美好的年紀，卻承擔了太多本不該有的東西。

「晚棠，待會到步行街小心跟著我，上海沒你眼睛看到的這般安寧。」我聽出他話中有話，但礙於人多也不便多問，而在不知不覺中，他也不再喚我許姑娘，也許，我們的關係又靠近了一些。

步行街上人潮擁擠，你因不想被識出而特意戴了頂帽子，我和你並肩走著，你特意放慢了

腳步好走在我身邊，我的手背時不時會摩擦到你的衣角，突然，你牽起我的手，表面佯裝鎮靜地道：「這裡人多，小心走散了。」但你卻不知道，此刻的我所有知覺都集中在指尖，和你骨感分明的手，蜻蜓點水，卻足以在心中留下漣漪。

「孫仲璟，今天謝謝你帶我出去。」你似是默認了我這樣叫你的名字，在很久以後，我才知道這是第一次有人連名帶姓的這樣叫你，而在不久的將來，我總是喜歡寫你的名字，三個字，一筆一畫，細細鐫刻，似是米開朗基羅雕刻大衛的虔誠，似是在香燈古佛前抄寫的梵文，我的名字和你的，僅僅綑在一起，「孫仲璟」你彷彿知道我念你的名字背後代表的是「我愛你」，會不自覺地露出微笑，但你不知道的是，在你看不到的世界，的另一邊，這三個字，代表「我想你」。

2.

和你道別後，日子過得細潤無聲，我還是原本的那個我，白日到新式學堂學英文和基礎的科學，晚上在家裡陪母親和姥姥吃茶聽戲，表哥去日本習醫回來了，開了間醫館，因為學的是西方的技術，許多洋人和日本人身體微恙都會來找表哥，我也意外地知道了一些事，袁世凱倒台後，各地軍閥割據，最近看上海經濟比其他地方都好，竟有意來上海分一杯羹，若得不到些好處，那便想著鬥一鬥，外灘上的歌舞昇平，不過是暴風雨前的平靜罷了，我倒是突然明白了你爹爹那天看我的眼神，卻不敢想你對我有何意思，我本以為那天的你也是有幾分真心的，又或著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惺惺相惜，如果說，我是棋盤上被困住的黑子，那你呢？你是會救我於囹圄的那顆致勝棋？還是那個下棋的人？抑或是一旁清醒的看客？這時，我才發現，我竟看不懂你。

下棋時，贏的一方叫「完生」，尚未定論者，稱「未生」，在風雨飄搖的日子裡，我們皆是未生，下錯一步，滿盤皆輸，下對一步，便起死回生，接著，步步進逼，步步致命。

再次見到你，是在英國人辦的宴會上，你那天穿著好看的燕尾服，說的英文沒有學堂先生們的彆扭拗口，反而帶點淡淡的英倫腔，舞會的音樂響起，許多人都朝你望去，好奇你的開場舞會和誰跳，你卻逕自的往我的方向走來，你走得很慢，我甚至開始不確定你是不是在走向我，也不知道該看哪裡，該看向你嗎？如果你想邀請的人不是我，豈不貽笑大方？若我假裝別頭過去不看你，那又顯得我有失禮儀，更何況是在他人都注視著你的情況下，我只好啜飲著手中的香檳，突然，你就靜靜地站在我面前，揚起一抹好看的微笑，眼睛又再次彎成好看的月亮形狀，「許姑娘，我能和你共跳開場舞嗎？」你的聲音不大，但全場都安靜了下來，你將右手伸了出來做出邀請的姿勢，我將自己的手覆上你的，突然發現你的手竟比我的暖上許多，「手怎會這麼涼？」你不在乎眾人打趣的目光，從容地問道，我抬眸看向你的眼睛，今天的你將額前的瀏海梳了下來，看起來比以往溫柔許多，如果不去注意你腰間還配了把槍的話。小提琴家已經肆意的任音樂流淌。一旁盡是眾人喧囂，高腳杯的碰撞聲，不同語言交雜的聲音，但我只是希望在這夜晚過去後，我能看清楚，哪一個你，才是真正的你。

一曲舞畢，金色的上海才正要開始，「晚棠，要一起出去吹吹風嗎？」你壓低了聲音在我耳邊說著，「走吧！正好我也覺得裡面太悶。」走在林蔭道下，今晚的月光被雲給遮住了，只看得見天空透著微微的清輝。

「最近過得好嗎？」你先開啟了話題

「還行，你呢？」

「老樣子。」

霎時無話，你凝視著河堤對面嬉鬧的孩童，「真好。」

「你知道大人們意欲我倆成親之事吧？」無人願捅破那層紗，而你卻逕自開啟了這個話題。

「知道。」但我，又該說些什麼呢？

「妳若不想嫁我，我不會強迫妳，長輩那邊我也會想法子解決，但妳若願意成為我孫仲璟的妻子，我定會讓妳成為全上海最幸福的女人，我是一名軍人，定會護妳一生安穩。」惜字如金的你一口氣說了好多話，說完後似是有些羞赧，又或是已在腦海裡演練許久，終於派上用場的如釋重負。

你把選擇權交在了我的手裡，一直以來，我以為自己是大人們手中的一枚棋子，該放在棋盤那個位置，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都早已被安排得好好的，但你說的話，卻讓我看見了不同的希望——我不必是為了誰，不必成為誰的棋子。

我只是我自己。

我只是許晚棠。

一想至此，便覺得心中原本繚繞的雲霧都被你輕輕吹走了，整個人輕鬆了不少，就想打趣你一番。

「那……孫仲璟，你是希望我答應你呢？還是不答應你呢？」

「我……我」你的目光開始飄移到我的後方，似是該苦惱怎樣的回答才算妥當。

你突然打直了背板，用正經的口吻說道：「我，自然是願意的！」

說完還用輕咳聲掩飾自己，但你面頰兩團雲朵般的紅意早已出賣了你。

走在河堤旁的小徑，原本的侷促不安在此刻都消失的無影無蹤，被雲遮住的月亮也探出頭來聽我們的悄悄話，銀色的月光將我們的影子拉的好長好長。

「那我們改天再一起出去玩吧？去西湖過元宵，就我們兩個。」你轉過頭來興致高昂地問著我，眼底不是流星了，這次，是溫暖的小太陽。

「好，孫仲璟，我等你來接我。」

在回去的路上，你突然牽起我的手，指尖輕觸，因為平時操練的關係，手上有著明顯的繭，卻令人討厭不起來，反而有種特別的安全感。

3.

自從我們在宴會上將彼此的立場表明後，之後的日子彷彿是神不小心把墨水換成了蜂蜜，祂把我的日子都寫的甜滋滋的。你時不時會派人送些我喜歡的話本來給我，在話本中夾著一張紙箋，「今天吃了好吃的酒釀湯圓，改天我們一起吃。」「今天我爹罰了弟弟們，我差點

憋不住笑，先說，不是我告狀的！」偶爾是這樣的日常，幾句話讓我看見了你心裡住的那位小男孩，平常不苟言笑的跟個冷面將軍似的，有誰知道令人聞風喪膽的東浦少帥其實是個愛吃愛調皮的崽呢？還記得有一次，你直接在紙上寫著：「知道我心悅妳吧，怎麼都沒聽妳說過喜歡我？」那時的我覺得又好氣又好笑，如果被傳信的家僕看見該怎麼辦，知道你操練完是午時，我便乘車去公館等你，當你回來看到我坐在前廳喝茶等你，顯得有些意外，我示意有話跟你說，而你摒退了眾人。

「孫仲璟，我有悄悄話要跟你說，你靠過來一點。」

你輕輕地彎下腰來，眼睛剛好跟坐著的我平視，你就這麼直直地看著我的眼睛，你不知道當下我在心裡數了幾遍一二三，才有勇氣把話說出口。

「孫仲璟，我喜歡你，但這麼重要的是怎麼能在紙上說呢？我想親口告訴你。」

剛剛蹲下來的你彷彿受到什麼巨大的衝擊，腳步有點不穩的一直咳嗽。

你突然站直的斂了斂衣角，故作鎮定的道：「姑娘家家的！怎麼可以這麼說話呢？」

「反正也只對你這麼說話呀。」我看見你努力地想控制表情，但眼睛又不自覺的眯成好看的弧度，你的眼睛比你的嘴巴更愛笑。

「開心就開心，為什麼還要忍著？」

「因為我是軍人，要隨時莊重肅穆。」

「但在我面前你不需要這般，對我來說你不只是名軍人。」你更是我心悅的人。

「既然你都來了，吃完午膳再走吧。我讓廚房順便弄些酒釀給你吃，我家的酒釀湯圓可好吃了。」你看起來心情大好，不知怎麼的，看見你開心我就覺得很滿足。

4.

時光流轉，一年又過去了，不知不覺就來到了元宵，你帶我到西湖賞燈。

初春仍涼，但西湖的景依舊美的動人，我們倆站在蘇堤上，看著楊柳和已被掛上去的紙燈籠，隨風快樂的在那裡飄著，此刻的我心情也跟那燈籠一樣，是歡喜的。是因為你在我旁邊，也因為此刻的你是展顏歡笑的，你看著遠方的山，我趁著沒人注意這邊，迅速的在你臉頰上親了一口，你突然睜圓了眼睛，不敢相信發生了什麼事，那天的你真有趣，穿著墨綠色的軍裝，披了大衣，帶了帽子，還配了把槍，但臉卻紅的跟受委屈的小媳婦似的，我那時就想，這世界上有千千萬萬個人，為什麼我就剛好遇見了你？喜歡你眼底有萬千星河的模樣，喜歡你笑起來眼睛會變成月牙彎彎，喜歡你在冷冽的外表下住著一個軟軟糯糯的小男孩，喜歡你在這個混亂昏暗的世界裡，仍是那個溫柔且勇敢的你。

「若世界黑暗，就成為自己的光。」你曾在紙上這麼寫著，是對我說，也是對你自己。

下午，你帶我在西湖上泛著小舟，晚上，星星都下沉了，古街上都是張燈結綵，「先生，要不要跟您的夫人一起畫個燈籠？」旁邊的小販和藹的問著。

我正打算解釋我們的關係，你卻逕自開口說：「好啊，我們一起畫個燈籠吧！夫人？」甚至是俏皮的眨眨眼。

你在燈籠上寫了四個大字：「浮生如歌。」

然後將筆給我，示意我接著寫下去，我想了想，便寫道：「而我多麼願你是首恆久的歌。」

最後，你提了一行字，「孫仲環、許晚棠，歲次乙丑，於西湖。」

也許我們的人生對這亙古的宇宙來說，不過是隨時都可以終止的一首曲子，但我慶幸自己遇見了你，只希望時間變得很慢很慢，讓我永遠停在這幸福的時刻。

那天晚上火樹銀花，整條街都被金燦燦的燈籠裝飾得耀眼動人，同樣是被光照的明媚無寐的夜，上海是令人眼花撩亂的燈紅酒綠，但西湖的亮反倒像是一種溫暖的鵝黃，是人與人之間對新的一年裡新的盼望，每個燈籠上寫的，都期盼能寄予天聽，「願使歲月靜好，現世安穩。」不是胡蘭成和張愛玲間專屬的情話，是我們這一代人，最大的奢求。

5.

同年三月，我們倆成親了，你說，要把十里洋場化作十里紅妝，你沒說謊，整條南京東路都是張揚的紅，有敲鑼打鼓的，有吹唢吶的，滿滿的歡騰氣息，我們那天乘著黑色禮車繞了一圈，最後來到目的地，東浦公館。

你先下車，然後來扶我，我穿著秀禾服，頭頂著紅色蓋頭，頭上還插著兩個鳳凰金釵和一對玉步搖，總感覺有點沉，旁邊是媒婆說著吉利話，上海許多有頭有臉的人都來了。

「砰！砰！砰！」在一片喜慶中，突然響了三聲槍響，空氣瞬間凝結。

「快找掩護！」不知是誰大聲呼喊，所有的人開始抱頭亂竄，許多沒見過這種場面的女眷們尖叫出聲，使場面更加混亂。

你和你的兄弟們立馬掏出腰間的槍，成備戰狀態，並要我們趕快躲入公館。

「晚棠，你趕快進去！」

「那你怎麼辦？」

「放心，待我把作案之人找出，會去找你！快！你快進去！」

你命令侍衛把賓客全部送進公館安置，在重重的銅門關起來的剎那，我看見你扣下扳機。

「砰！」大門關起來的聲音混著槍聲，外面和裡面已然成為兩個世界。

我看著公公和我爹皆一臉陰沉，無人欲開口說話，我心裡早已焦急無比，但從今天開始，我便是少帥夫人了，我不能慌，我扯下自己的蓋頭，用宏亮的聲音說：「大家稍安勿躁！我們暫時安全了，孫少帥一直以來對上海的付出大家是有目共睹的，我們要冷靜，他們是軍人，會保護我們！」

大家瞬間安靜了下來，連爹爹都不可思議的看著我。

外面的聲音漸漸沒有了，但從今天開始，我們知道上海的狼煙已經升起來了，而我們兩家，一直以來的準備，就是為了這一天到來時能轉守為攻。

從今天開始，我不只是許家嫡女，更是孫仲環的夫人。

我的大婚之日戲劇般將人生轉進另一個彎道，這場喜宴注定是無法進行下去了，待侍衛將大門打開，門檻下沒有任何的血跡或屍體，但空氣中瀰漫的血腥味提醒著眾人剛剛發生了

什麼事，以你為首，你們踏著肅穆的步伐走進公館，你刻意壓低聲音說道：「今日亂事失了各位貴賓興致，是孫某的不是，為表歉意，凡在上海設籍之人，免兩個月之稅務，孫某會派師團護送各位回家，今天讓各位見笑了。」大家表面雖恢復鎮靜，但一聽能離開，每個人都如同腳底抹油，不到一刻鐘，諾大的公館就只剩下我們兩家的人了。

公公將你喚去書房問話，爹爹走過來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：「妳要慢慢習慣這種日子。」

洞房花燭夜，你沒回來，你還在查幕後主使是誰，並設了宵禁。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上海的夜晚這般安靜，而我卻睡不著。我就坐在床邊等你，當天邊泛起魚肚白，你才踏著疲憊的腳步回來。

「要先去洗漱嗎？」我很擔心你，但說出口只會讓你突增負擔吧？

「嗯。」你的聲音變得好小，當中是滿滿的疲倦。

發生了這麼大的事，結婚隔天請安拜祖之事都免了。

「孫仲璟，你先去休息吧，等等早飯送上來我再叫你。」

「那先抱一個。」你突然張開雙臂將我擁入懷裡，還聞得到你剛洗澡後身上淡淡的皂香和棉麻衣服被曬暖的味道。

「晚安！」又或者是早安？你寵溺的摸摸我的頭，就跑去睡覺了，徒留我一個人站在那裡，心動不已。

後來，消息指出這次的背後主謀是北方的人，他們已經坐不住了，但是沒了北方，還會有南方，沒有內憂，也會有外患。你那天晚上沒回來，就是為了將他們在上海的據點根除，沒留下一個活口，有人說你太狠了，根本是閻王轉世。

但我知道你是想殺雞儆猴，告訴那些不安分的人——上海是孫家的地盤。

有這麼一個保護傘，洋人們倒是樂見其成，只有上海安穩了，他們才能有源源不絕的買賣生意。

6.

最近的日子過得挺好的，就算每天再忙，你也會記得回家，也因為風波漸漸過去，各式宴會和慈善募款的邀請函又如雪片般的寄過來，以前不想去的話只要跟爹爹撒個嬌就能糊弄過去，現在，我是孫家的媳婦，我要去，才代表我們重視那些活動以及背後的主辦勢力。幾個月後，你突然拿著一張邀請函給我，是英國人在香港辦的茶會，你說你走不開，要我替你去一趟，雖說這次是一個剛嶄露頭角的瓷器商人，但鮮少有人知道他是英國大臣的外甥，多交一個朋友，便少一個敵人。

那天你來碼頭送我，眼睛留露出不捨，我覺得你真可愛，便笑道：「又不是都不回來了，哭什麼？」

「是啊，又不是不回來了，我哭什麼？」那時的我來不及深究你眼裡的意思，便匆匆忙忙

的上了船，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發現你一直站在原本的地方揮手道別，看你這般模樣，我也忍不住的落下淚來，還沒離開，我就開始想你了。

你派了數名底下的精兵陪我一起去香港，到香港後，他們帶我到你名下的一棟洋樓安置，我剛到香港的那些天，一直吐一直吐，一開始以為是水土不服，但過了幾天仍不見好，便請個醫生來看看，醫生說我有喜了。

我連忙寫信給你，此刻也顧不得什麼賣瓷器的查德先生了，只想趕快回上海，沒料信還沒寫完，查德先生便自己登門拜訪了。

「夫人，恭喜你有了喜了。」這件事我只告訴身邊的親信，他怎麼會知道？我內心的警鈴不由得大響。

「這是少帥託我轉交的信，看完你就會明白了。」查德說完後就離開。

「晚棠，吾妻：當你看到這封信時，應該已經平安到香港了吧，原諒我讓你孤身一人離開上海，查德的身份我沒有騙你，我之前救過他一命，如果要和我傳信就透過他，上海開始亂了，我們營裡已經有人遭了算計而失去性命，我不放心你繼續留在這裡，但我也沒辦法放著上海百姓的安危不顧就一走了之，我會專心帶兵，待上海安定後再接你回來，你的皮箱裡有一個暗夾，裡面有我幫你準備的禮物，之後我會讓你爹娘也先過去，好讓你安心，別怕，有我。」

我看完後內心五味雜陳，難怪你要我身上帶著你的玉珮和那麼多的銀票，難怪你那天在碼頭會突然哭出聲，孫仲環，你為什麼不跟我商量就擅自作主呢？你會擔心我，但你忘了我也會擔心你呀。

我試著出去找你，但門外的侍衛卻拚了命的阻攔我。

「夫人，妳莫要為難我們了，少帥可是下了軍令，若我們擅自讓你回上海，我們都得死。」

「是呀夫人，只有妳安全了，少帥才能專心帶兵打仗呀！」

孫仲環，這是我第一次對你生氣，我氣你的愚，不跟我商量就覺得自己能擺平一切，我氣你太聰明，你知道我的軟肋是什麼。

我打開皮箱的暗夾，裡面是一把槍和一張紙條，「我不在的時候，讓它保護你。」我看到你寫的字，彷彿是在和你說話，忍不住潰堤大哭。

7.

「孫仲環，我懷孕了，你要當父親了，我在香港等你，一切安好，勿念。」

從第一次看見你，我就知道你注定成為一名英雄，你將成為軍人應盡的責任放在第一，將人生中為數不多的溫柔都給了我，卻忘了給自己留條後路。

我心疼這麼倔又這麼傻的你，你考慮了所有可能，你把每個人都照顧到了，但你卻忘了：我想陪你一起迎接風雨，我不想躲在你的背後。

下次收到你的消息是爹娘也逃來香港的時候了，他們一下子蒼老了許多，也不願意告訴我

你過得怎麼樣，來香港後，爹爹又憑著自己的商業手腕重新站穩了腳跟，但我知道，有些事情變了就不再回來了。

「晚棠，吾妻：我們的孩子就取名叫平安吧！我會平安，你們也是，等到戰事消停，我會去香港找你。」

「最近孕吐的厲害，平安好像知道自己的名字了，我叫他時他總踢我。」

「醫生說下個月就要生了，我總有些害怕，最近常夢到和你一起去賞燈的時候，孫仲璟，你知不知道我很想你？」

「平安出生那晚，我痛得厲害，我們的孩子出生時哭的可大聲了，爹爹說這是個好兆頭，孫仲璟，你什麼時候來？」

「平安已經會爬了，『父親』兩個字對他太難，我教他怎麼念『爸爸』，就等你來聽了啊。」

查德說你都有收到信，但未免暴露身分，無法寫信回我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寬慰我，但現在我只能選擇相信，相信你還活著，是我活下去最大的依靠。

我每天都看著報紙上的軍方死亡名單，慶幸上面沒有你的名字，卻又因收不你的消息而焦急地坐立難安。

上天似是經不起我的垂憐，我收到了你的回信。

「晚棠，吾妻：妳不用再給我寫信了，我雖活著，卻很難去找妳了，我已深陷鬥爭跟攻防的泥潭太深，我害怕自己靠近妳，只會為妳帶來不必要的危險。讓我被世界遺忘，是我唯一想到，能保護妳的方法。不能見到妳的我，跟死了沒什麼區別，我不願妳抱著巨大的期盼，最後迎來的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。我很慶幸這輩子妳成了我的妻，和妳相處後，我才發現自己也是個有血有肉的人，妳說，妳常常夢到我，殊不知我總是想妳想得一夜無眠，這輩子我虧欠最多的是妳，在乎最多的也是妳，妳不必再等我了，過妳自己想要的人生吧，這輩子欠了妳和平安這麼多，也許，只能下輩子來還罷！」

我看完早已哭的泣不成聲，孫仲璟，你說浮生如歌，你卻忘了沒有你，我的曲子又該唱給誰聽呢？我常常在想，如果那天我沒上船一切會不會不一樣，我們會不會白首不分離，還是你會因有太多牽掛而被敵人制約？我已無法再去多想，我只希望你能平安。

8.

在很久很久以後，我才知道，海棠花是思而斷腸的意思，但我許晚棠不會因為命定論，而成為一個消極的人。

「若世界黑暗，就成為自己的光。」這是你對我說的，而我從未忘記。

我給了平安雙倍的愛，我接手了爹爹的事業，成為香港第一個女性的商會會長，人們總

說：「香港有個許晚棠。」

但我心中，始終認為香港是我生命的過客，上海才是我的家。

人們不知道的是，我的堅強是在模仿，模仿一個叫孫仲環的人，成為你，我就不會忘了你。

「上海有個孫仲環。」也許世界把你遺忘了，但我不會。

浮生如歌，而我多麼願你是首恆久的歌，這樣在每個寂靜的夜晚我就能把你輕輕哼唱。陌上花開，我早已過了如花的年紀，但我永遠記得你笑起來彎彎的月牙眼睛，不經意的淺淺梨渦，挺拔傲岸的身形，以及不知所措時會泛起紅暈的臉，還有還有，你把冷酷給了世界，獨留了一份溫柔給我，於我而言，你的一切都是這麼美好。

外面又下起雨了，你是不是戴著帽子，披著披風在等我？

等我一下，我拿把傘，這就去找你。